

# 我若懂你 该有多好



五月花  著

清河是华阳河水系的一部分，  
华阳河是长江中下游北岸的支流，在安徽省西部。  
清河宽约百米左右。全长约四十公里左右。  
清河往东北去的尽头连着色湖，色湖古称大雷池，  
色湖的东边，南边和北边都属于安徽省，清河往南汇入长江。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 我若懂你，该有多好

五月花 著

责任编辑：向 琤

版面设计：侯国强

I Will Remember You © 2022 by Jie Mei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2年12月DWPC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24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2947397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2947397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484-1

## 作者简介



五月花，原名梅洁，湖北黄梅人，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最大的乐趣是看书，最喜欢的是旅游。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不敢说出名字的爱》，以及五月花文集《在父母墓前的痛和悔》。

## 内容简介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刘婶，以及她的女儿小苹果的故事。

刘婶年轻的时候，不但长得好看，而且精明能干，嫁给了自己喜欢的男人。谁知道她的丈夫婚后不久患上重病，刘婶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受尽磨难，因此改变了人生观。对情人老马，刘婶只是想利用他，获得自己想要的好处。丧偶后的刘婶，自己嫁不到城里和嫁给有钱的男人，就变着法子让女儿照自己的意愿嫁出去。

小苹果在婚姻上一步踏错，步步错。怀了情人的孩子后，不得已嫁给年老体衰的男人。

林多原本是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少爷，因为出身不好，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林多后半生即使拥有了泼天的财富，又娶了年轻貌美的小苹果，却感叹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真情。

小苹果是何西的初恋情人，因她与别人订婚了，愤而离家出走。何西后来得知真相，为了妻儿的安宁，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

老马是忠厚又本分的船工，为中意的女人付出了真情和仅有的钱财，最后却是人财两空，走上了绝路。

人们常常抱怨：世上值得留恋的东西很多，值得爱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实际上，有些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珍惜和宽容，或者是误解和偏见，错过了身边最可爱的人。等到有一天，当他们回首往事时才悔恨不已，感慨万千道：当初我若懂你，该有多好！



## 目录

001	清河镇
008	刘婶
014	姐姐
020	弃婴
025	情人
030	开店
036	单身汉的乐趣
042	初恋
048	悔恨
055	相亲
059	一地鸡毛
062	爱你在心口难开
066	酒是色媒人
071	争风吃醋
077	娘要嫁人
083	婚事
089	失恋
092	一场欢喜一场空
096	约会
101	难忘今宵
107	棒打鸳鸯
111	家暴
116	被迫订婚
120	离家出走
124	中风了
128	患难见真情
133	贵人相助
137	未婚先孕
141	活下去!



## 目录

艰难的选择	145
以身相报恩人	148
双喜临门	151
隐姓埋名的大富翁	154
霸道的国军老兵	157
好心有好报	161
有人欢喜有人愁	164
喜得贵子	168
沉默的杀手	172
游子归来	176
冤家	180
夺妻之恨	183
争夺儿子	187
生父大还是养父大?	190
私生子	194
离别	198
远走他乡	201
归心似箭	204
故乡情	207
喜相逢	210
忏悔	214
不要忘了我们的爱情	217
相逢一笑泯恩仇	221
旧地重游，旧梦重温	225
乐极生悲	228
夕阳无限好	231
无言的爱	234
后续（一）夫人俱乐部	236
后续（二）逃出去	240

## 1 清 河 镇

同一个天空下,同饮一江水,人们生下来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公平。有人不服,有人认命,而时代的变迁又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在长江中下游,临江有座叫做江州的古城。看过小说《水浒传》的人应该记得,宋江怒杀阎婆惜后,被发配到江州牢城。因心中郁闷,宋江到江边浔阳楼喝酒解愁。登高远望,隔江对面的岸边停着一溜渔船,岸上人烟聚集的地方,就是人称清河的古镇。

东晋时五胡乱中原,晋元帝司马睿迁都南京,后历阳太守苏峻反叛,进兵京师。平南将军温峤当时驻兵浔阳,欲出兵勤王。但接到丞相之命:“不准越雷池一步!”这个雷池指的就是这一带。

闲话少说。清河镇很小,有点像直角三角形,当然实际尺寸比文具还是要大几千上万倍了。直角三角形的最短的一边是小镇临江的一面,江堤坝可作证。与短边成直角的一边,是一条向北延伸的河流,叫清河。

清河是华阳河水系的一部分,华阳河是长江中下游北岸的支流,在安徽省西部。清河宽约百米左右。全长约四十公里左右。清河往东北去的尽头连着色湖,色湖古称大雷池,色湖的东边,南边和北边都属于安徽省,清河往南汇入长江。

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每年冬季枯水期,清河里不能行船。沿河各个生产队将所属的河段抽干水,捞出的鱼虾和团鱼都免费分给社员。再将河底发黑的烂泥,由青壮年男女一兜兜的挑上岸,风干。来年春耕时,将干燥的烂泥中间挖开,里面塞上干牛粪和残枝败叶枯草等等,然后又用烂泥封好。只在两头留孔,点火烧,被烟熏过后的烂泥,被当作上好的土肥撒在地里。

年复一年的清理河道,因此清河的水清澈见底,坐在船上能看到水底下翠绿的水草,随波逐流。风平浪静的时候,水面静的像一面镜子。微风吹过河面时,掀起了一波波细细的涟漪,阳光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沿河两岸遍种杨柳,村民在河边挑水喝,洗菜,洗衣服。

在古代,清河曾是江西省和湖北省的界河。在清河的西北边是大别山,装满大量山货的小货船,经过清河进入长江。因而此处是两省重要的商埠口岸,白天舟来船往,夜晚渔火星布,有鄂东“秦淮河”之称。

清河里的船只一直向南,直到清河镇东北边的小码头,一条石板桥连接两岸。河水经石板桥的桥孔一直往南,这时小河被两边的菜地越挤越窄。大约一里路的距离,河水到达江边的同仁堤时,只有主流的一半。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江堤坝上建立了清江口水闸,河水从水闸下钻出去后汇入长江。

在古代,清河是与长江连在一起的。著名的“清江烟雨”说的就是此处:雨中春树,江上烟波,远望浔阳城廓,直如海市蜃楼。每到暮春季节,春雨潇潇,薄雾霏霏,舟帆点点,杨柳依依,江天一色,烟波浩渺。

同仁堤脚下的临江路也是从此开始,一路向西,不到二里地便是一溜十多家小商铺,直到小镇的渡轮码头。

最后是三角形最长的一边,也是小镇唯一的一条街,将小镇连

人带破房,还有其他人不知鬼也不知的都框在里面。

小镇的这条街,从镇南边同仁堤的轮渡码头起,斜着往东北方向延伸,七弯八拐大约三,四里左右,直到清河小码头。其中三分之一通往清河小码头的路两边,是菜农种的菜地。

清河小码头总是一片繁忙景象,不足百米宽的河面上,泊满了大大小小的机帆船和小货船。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个体户将渔船的船尾装个小马达,船头搁着上下船用的跳板,船中部搭配一个雨篷,面对面地靠着船舷是一排矮脚,粗糙的长形木板凳,机帆船每次能搭载二十人左右。

机帆船的船老板们见岸上有客人走过来,就大声地吆喝着上他的船。搭船的客人总是先问船老板,到某某村的河边停不停呀?船老板们也总是有问必答:停!搭船的客人这才提心吊胆地走上尺把宽的跳板,上船。

搭船的客人走进船舱时得低下头,弯着腰,摸索着坐下,最好将自己钉子似的钉在木板上。因为每当有人上船或下船,船舱就摇晃得很厉害。船体又是明摆着是用原木造成的,加上木工活做得很随心所欲,搭船的客人一不小心脑袋瓜便“咚一!”的一下撞上船上的硬件,头上立马起了鸡蛋大的包,身体也被撞得变形,当着众乡亲的面,搭船的客人还不好意思叫痛,只怨自己的屁股没坐稳。

机帆船沿着小河两岸“捡”客人,在水面上“突一!突一!”的冒着一股小黑烟,跑得欢快。机帆船的票价非常便宜,看在哪里上船,全程从南边清河镇到北边的色湖农场总场部,最贵不过三块钱,小孩子是半价。

清河曾经有公家的小轮船在河上载客,乡下人将小轮船叫做小汽船,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很兴旺。那时候早晚只有两班小汽船,上下两层,大约能载一百人左右。从清河镇沿着清河向北行驶约

二十公里左右,就到了色湖农场总场部的小码头。

从色湖农场总场部的小码头附近,可搭长途公共汽车,往西沿大别山山脉去武汉,往北去安徽省的宿松县。往东去安庆需要换机帆船,沿着弯曲的清河一路向东北,经过两岸一望无际的国营农场大片的农田后,机帆船驶进色湖,到色湖东边的华阳河农场后,再换乘公交车去安庆。往南去江州的方向,自然又是坐清河小汽船了。

小汽船沿途大概只停四次,如果离开色湖总场部的码头,向南第一站停靠的是严家闸。严家闸曾经是清河非常重要的水路商品集散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姓严的大户曾在此处跨河修了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色湖的水倒灌进清河,淹没两岸的农田。当地政府拆了桥,改建水闸。

严家闸还是武术之乡,乡村里的男人自小就练岳家拳。离严家闸西北边三十多里外,大别山脚下的岳家湾,居住着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还有很多解甲归田的岳家军的后人,也都散居在这一带。

在秦朝末年,项羽手下的大将英布曾在严家闸的西南边,十几里外的蔡山附近建九江城,项羽封英布为九江王。当时的蔡山位于大江中心,孤零零的一座山。后因长江改道南移,蔡山便在北岸江堤以内,如今的蔡山距长江相隔大约是十五里。

蔡山东侧的半山腰有个江心寺,系唐初开国上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尉迟恭,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重建古寺。大诗人李白曾拜访过江心寺,并写下“夜宿江心寺”的诗句: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江心寺里有株晋梅,相传是晋时的一位高僧亲手种下,树龄一千六百多年。晋梅饱经风霜,皮褐枯干、苔藓密布、古朴苍老、曲虬蜿蜒。白花黄蕊,若遇严寒大雪,冬末、春初间隔半月两次开花,据说是国内已知的唯一的一棵名副其实的“两度梅”。

严家闸还是黄梅戏的发源地,黄梅戏的唱腔本地人叫做采茶歌。清河两岸的男女老少都会唱,爱唱采茶歌。在严家闸附近的邢家庄,出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女人。她就是大约在乾隆中晚期,将此地的采茶歌,在安庆唱出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邢绣娘。

新中国成立后,严家闸衰败了。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窄得不像话的扁担街,一眼就能望到头。

却说小汽船冒着黑烟,拉着长长的“呜—!”的汽笛声,中途再停三次,沿河两岸是人烟稠密的小村。那些走亲访友的人下了小汽船的跳板,有的不得不往回走一段路,有的还须往前再走一段路。

小汽船在河里慢吞吞地向南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好在沿河两岸的风景不错。河清水净,岸边垂柳依依,有妇人在浆洗衣服,有小孩在玩水,有男人在抛网打鱼摸虾,抬头就可以望见庐山奇峰垒翠、白云缭绕。

自从河上出现个体机帆船后,村民们站在清河岸边,看到机帆船来了,随时随地招手即停,非常方便。

小汽船很难做到,票价也比机帆船贵,虽然给船票,村民只能找自家人报销,等于是给了是五、八,不给也四十。小汽船竞争不过机帆船,最后在清河消失了,但清河镇还在原地待着呢。

据记载,清河镇在1931年夏天的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孔院长,乘坐小火轮由南京逆流而上,途经江州的时候,见江水不大,对面的清河镇却出现了溃堤。有知情人士在旁边解释说:清河镇这一带归江西德化县管辖,县政府鞭长莫及,不能及时过江

组织民众抗洪,所以这里的江堤经常出现溃坝。孔院长当即发话:那就把这一片土地归湖北管辖嘛。清河镇与江州一江之隔,从此以后属于湖北省管辖。

清河镇因此在地理位置是“吴头楚尾”、“鸡鸣听三省”之地,既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又是个三家都争夺的地方。如果你问色湖东边的安徽人,清河镇在哪里?他们会开玩笑地说:“在阴司隔壁”。因为人死了谓之“驾鹤西去”。如果是江州人,他们可能会说“清河镇原来是属于我们江西的,后来不知被大水冲到哪里去了”。清河镇离省城遥远,与江水滔滔为邻,中间隔着同仁堤坝。

同仁堤从清河镇西边的断窑村开始,沿江向东至安徽省宿松县归林庄,全长约七公里左右。同仁堤坝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由当时的赖知县倡议修建,经费由鄂、赣、皖三省均摊。

自古以来清河镇就与对面江州来往密切,两岸说的是同样的方言,饮食习惯也一样,一座江州城,半城清河人。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两岸的身份相差悬殊,虽没有天差地别,但对出生在清河这边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有些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哪怕是赌上自己的终身幸福,也要成为江州人。

因为江州城有高楼大厦,大厦里有灯火辉煌的商场,有最时髦的衣物,商场外是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地宽敞的大街。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和身穿时髦洋气的年轻女孩,成群结队的逛街。四通八达的公交车,城中碧波荡漾的南门湖和甘棠湖,楼台亭阁的烟水亭公园,设备先进的大医院,图书馆,书店和电影院等等。

江州人在节假日期间,随心所欲地坐客轮逆流而上武汉,重庆,顺流而下苏杭等地去旅游。周末上庐山牯岭街逛夜市,第二天早起上五老峰看日出,看风起云涌和白云缭绕的仙境,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花落九天的瀑布,去仙人洞看迎客松,去琴湖附近看杜甫草堂。看了个心满意足,周日下午坐公交车,不到两小时就

回到江州。

再看看对面一江之隔的清河镇有什么：

一条街道没有楼，一个警察管两头。  
一个公园没有猴，一辆破车赛老牛。  
一家饭馆尽卖粥，一个影院都没有。  
一个商店卖酱油，一家书店卖语录。

## 2 刘婶

清河镇只有一条南北走向，全长约二里多又拐弯又抹角的水泥路，街道因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长年积存着灰黑色的污水。

一辆解放牌的货车开进来，便塞满了街道。行人得赶紧躲进街边的小店里，免得被车轮在碾过水坑时激起的污水溅到。直到大货车擦着店门面的招牌“轰隆隆一！”的开过去了，才走出店门。

在八十年代初，清河镇只有乡政府的办事处，卫生所，供销社和少得可怜的几家乡办小企业。

沿着这条破烂的街边往南走，出了街口，横在眼前的是一条粗沙子铺的路面。同样是因为没钱整修，凸凹不平的路面积满了灰尘，过往的车辆碾过时扬起的灰尘，被从江面上刮过来的风吹得漫天飞舞。又因为国道在此经过，小镇大方地将这段路起了个像样的名字：临江路。穿过临江路，迎面就是同仁堤。

同仁堤大坝面对着街口，被挖开约四、五米宽的通道，通道临江的一面有两扇铁门。长江夏季洪峰过境时，通道的铁门会关闭。通道是为了方便车辆经过此处上汽车轮渡过江，从江堤坝通往汽车轮渡的那段斜坡路，也铺设了粗沙子。

载客的轮渡在汽车轮渡的西边不到半里远。搭渡轮的人需要吃力地爬上坝，堤坝上的右边有个小岗亭，守在里面的是交警而



## 我若懂你,该有多好

是卖轮渡票的。过江的人手里举着毛票，踮起脚尖，仰着头，将手伸进小窗口里买票。

这边下江堤坝的斜坡即没有铺沙子，也没有砌台阶，还因为走的人多了，五、六米宽的斜坡上寸草不生，过江的人得十二万分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脚下的黄土坡被上上下下的行人，踩出各种各样的和大小深浅不一的土坑。行人得将自己的脚准确地、有时还得横着脚套进坑里，得上半身往后仰到恰好平衡的角度，一步步地走下去。

碰到冬天枯水季节，要是不小心套进脚大坑小的上面，坑沿光滑且坚硬如铁。没有老天爷的关照，一不小心就会四脚朝天的跌倒，那真是有多远滚多远。一路滚下去，至江底撞到鱼虾才罢休。

回头再说小镇街口的右手边，就是卖酱油的供销合作社，兼卖针头线脑和颜色单调乏味无趣的布匹。从江堤坝东边过来的347国道（湖北省内又叫沿江一级公路），经过供销社的门前，右转，贴着商店西边后院往西北县城方向而去。国道两边先是菜农种的大片菜地，然后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庄稼地。

往县城方向去的这段破破烂烂的国道，被过往的长途司机骂出名了：五十公里的跳舞厅！大小货车在大坑套小坑里一路颠簸着往前行。

小镇街口的左手边是一家南北山货批发店，共有三间门面。门面一间向西，面对着卖酱油的商店。另二间向南，面对着汽车进出堤坝的通道。紧挨着批发店的右手边，是一家小小的五金店。左手边是一家小吃店，小吃店过去后就是理发店，童装店，修车铺，杂货铺兼卖水果，玻璃店和竹器铺，铁匠铺等等。

一溜十多家小店铺都面对着同仁堤，店铺之后再往东去便是菜地，直到清江口闸边。过了闸前的石板桥还是一片菜地，挨着菜地的东边是化肥厂。化肥厂过去便是大桥工程局的地盘，是建江州长

## 我若懂你,该有多好

江大桥的。工程队自从1973年开始，已经建了十多年，还在继续努力加油。过了大桥工程局，又是一大片农田和村庄，外乡人到了此处，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安徽省了。

就这么十几家小店铺，隔着临江路，对面是如绿色巨龙般的同仁堤挡住了视线。只因沾了渡轮码头的光，此处是小镇人气最兴旺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每到夏季清河镇便闹水患。长江的水日夜不停地往上涨，江水涨到江堤坝下巴的时候，站在店铺门口，抬头可以清楚地看到行驶在江面上的白色大客轮的舷窗，仿佛江轮是贴着江堤坝路过似的。

为防长江的洪水倒灌进来，进出汽车轮渡口岸的通道早早地关闭。到夏季长江洪峰过境时，江面上滔天的巨浪，水流湍急。载人的轮渡为安全起见，有时会停止营运，直到水位下降。

三月三，九月九，无事莫到江边走。皆因这个季节的时候，江上是风大浪急，比洪峰过境时还要骇人。

但总有一些人不分季节和早晚，有急事要过江。于是哪些缺钱的和要钱不要命的，便急人所急，急己所求，冒死送客人过江。清河这边开的是机帆船，收十块二十块钱送人过江。当时轮渡的票价是一毛钱一张呢。

江州那边的是用小型快艇送人过江，收三十或者五十块钱一趟。价钱分日夜，白天便宜，夜晚贵。因为晚上过江实在是太危险，江面上乌漆麻黑的看不见，风大浪高水又急，加上还有过路的大小船只，船老板也是将自己的性命捏在手心里。除非是宋朝的时候，闻名江州的浪里白条张顺投胎转世。

江面上的风险还间接地影响到江州人的餐桌，清河的菜农不想冒着生命危险过江卖菜。

江州是三面临水：东边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南边面对着崇山峻岭的庐山，耕地面积有限。西边是八里湖，又是水汪

## 我若懂你,该有多好

汪的一大片,北边背靠着长江,水里只有鱼虾不长蔬菜。几百万江州人吃的是本地的或从外地运来的高价蔬菜。有些人舍不得花大钱买菜,只能熬着过,直到轮渡公司开工。

江北这边的菜农日子也难过,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瓜果蔬菜疯长,卖不出去就只能烂在地里。

自从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后,清河镇便成了江州市最大的蔬菜基地,从小镇开往江州的轮渡几乎成了“蔬菜轮渡”。主要的蔬菜是白菜、萝卜、豇豆、茄子,辣椒,韭菜,葱姜蒜,洋芋和包心菜等等。

自古以来,清河镇的蔬菜都是长在菜园子里,人畜粪便作肥料。风吹雨打日晒,种瓜一定得瓜,种豆保证得豆,瓜菜虽然长得不怎么十全十美,却看着顺眼吃着贼香。每样蔬菜和瓜果酸,甜,苦,辣,个性突出,不到季节绝不露面见世人。

在小镇,有些菜农的地少,只能隔三岔五地将园子里的菜挑到江州卖,贴补家用。后来,有胆大又精明的菜农,承包了一些荒僻的土地,开始用塑料大棚种菜。不但四季的蔬菜瓜果都种,且量大。

每天五更不到,胆大又精明的菜农,用三轮车将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蔬菜瓜果用麻袋装着,风雨无阻的赶到汽车轮渡附近的那个临江路上批发卖,当然喽,菜农也是用麻袋收钱。

于是附近有些菜农,特别是已婚妇女,专门在临江路批发蔬菜,搭早班轮渡去江州的菜市场卖,赚差价。

而江州那边的市场开放后,虽然菜场也有城管维护秩序,却极少见到将清河的菜农赶得鸡飞狗跳的。并且在后来,江州政府为了方便清河的菜农,干脆就在轮渡码头的江堤坝上,专门建了一个半个足球场大的简易菜市场,虽然四面透风,无遮无挡,但是上面有雨篷严严实实地罩着。菜市场里面几乎卖所有的农产品,干货,水货应有尽有。

## 我若懂你,该有多好

这一来,江北卖菜的妇女越来越多,刘婶就是其中之一。

时光倒流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

刘婶本名邢桂珍,严家闸附近的邢家庄人,和那个著名的邢绣娘是同一个村里的人。刘婶中等身材,有三分姿色,爱打扮。采茶歌唱得跟本家老祖宗奶奶邢绣娘一样的好听,又会做人,头脑也精明。

邢桂珍的丈夫刘卫国,是清河镇小码头对面的刘家村人,因刘卫国在族里的辈分大,邢桂珍结婚后,就被族里的小辈们刘婶前刘婶后地追着叫,大人也跟着小孩叫,时间长了本名就很少有人提,除非是交公粮时。

二十世纪的六零年正是饿饭的年头,清河在那时是个三省都遗忘的角落。当时清河镇的乡村干部,为了乡民活命,瞒着上头偷偷地将部分农田改成菜地,组织社员将蔬菜挑到江州卖。

江州那边的城里人虽然享有定量的口粮,但也吃不饱,有清河的瓜菜凑合着吃,大家都是睁只眼睛闭只眼睛。

运动来时,人们都很自觉的遵纪守法,清河这边的和江州那边的黎明静悄悄。运动过去了,清河菜农依旧准时卖菜,江州市民也依旧是准时买菜,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偷偷地乐。

那时刘婶刚好二十岁,嫁到刘家村后,夫妻俩恩恩爱爱地过着小日子。谁知道婚后三年的一个冬天,刘卫国在挑河泥的时候,不小心得了重感冒,后转成慢性支气管炎,呼吸时,喉咙里如拉风箱一样“呼一!呼一!”地响,可怜刘卫国年纪轻轻的却是走两步喘半天,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家里家外全靠刘婶一个人支撑着,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

刘婶为支付丈夫昂贵的医药费,不得不和社员们一起去江州卖菜。辛苦半天,除了按时价上交菜钱,刘婶每次还可以从中落下一,二块钱。

每天下午,社员们将各种各样的蔬菜准备好,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第二天早上天还未亮,刘婶和同村的几个已婚妇女一起,黑灯瞎火的摸黑沿着清河边的小路,向南走到临江路,再折向西放开脚步走,不到二十分钟就赶到轮渡附近的马路边。哪里已经是人声嘈杂,附近各个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都用大板车将瓜菜拉来了。

那个时候,汽车轮渡附近的临江路还没有任何私人店铺,除了路口那个卖酱油的国营供销社。

却说刘婶放下肩上扛着的空菜筐,借助附近马路边微弱的昏黄的灯光,将生产队保管员分给自己的瓜菜放进菜筐码好。这是一种特制的竹筐,比普通的箩筐矮半截,却又大一圈。四根麻绳沿边分别系牢,筐里装满了新鲜蔬菜,不用藏着掖着,顾客一眼就能看到底。

刘婶仗着自己年轻,挑着满满的菜筐,一马当先的急吼吼地往渡轮赶。刘婶只有在下江堤坝的时候才放慢脚步,两手紧紧地抓住筐绳,横着担子,螃蟹似的横着身子,小心谨慎地一步步地往下走。直到双脚踏上了渡轮的甲板上,刘婶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在靠近出口的地方歇下担子,渡轮靠岸先下船,意味着先到菜市场。再在菜市场里占个风水宝地,菜价卖得好也卖得快,真正的先下米,先吃饭。这些卖菜经,刘婶是一学就会,一干就是六,七年。

一根扁担两只筐,百菜肩挑两脚光。  
清河蔬菜江州卖,换来粮油养三代。

### 3 姐姐

眨眼间就到了七〇年的早春。

天刚蒙蒙亮,刘婶挑着装满了五颜六色的新鲜蔬菜的担子,随着闹哄哄的人流,挤上了早班渡轮。

轮渡共两层,大概能载两三百人。二楼有一排排靠背椅子,椅子和靠背都是用二寸左右宽的木条钉成的。一楼因为主要是挑担的和推车的乘客,所以半个座位都没有。轮渡在江面上大约行驶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左右,到达对岸江州。

每天天不亮,在轮渡的下层挤满了菜筐和菜农。菜农几乎全是已婚的妇女,大多数是天天见面。见面就大声地说话,叽叽喳喳的互相交流菜价行情。

轮渡刚靠岸,菜农们已经挑着满满的菜筐,不等船工“哐啷!哐啷!”地完全拉开铁闸门,菜农们已是争先恐后地潮水般的下船。当众多的脚同时踏上渡轮与码头连接的宽大的铁板上时,铁板发出密集的“咣当!咣当!”惊人的打铁似的响声。

刘婶挑着担子一脚踏上铁板往前赶时,才发觉身后的另一个菜筐还留在渡轮上,用尽全力也拽不出来。刘婶进退两难,急得直跳脚,亮开嗓门儿就高声大骂:“喂!喂!挤什么挤呀!你没长眼睛吗?我的菜筐夹住了!死人哪!让一下!让一下嘛!急着赶去投胎

啊？”

这会儿谁都没有工夫管闲事，大家都是匆匆忙忙地各奔前程。

渡船上的船工老马，大名叫马金山的中年男子正弯着腰，在码头的铁墩上系缆绳，耳边突然传来吵架的声音。抬头见乱哄哄的人群中，刘婶被人推来撞去的。热心肠的老马三两下干完活，大踏步赶过来，一边大声吆喝着：“让一下！让一下！”一边拼命地往渡轮上挤。

老马的上身，被急着下船的菜农们肩膀上，横七竖八的扁担戳了好几下，两条腿上也被沉重的菜筐撞来撞去。老马忍着痛，费了吃奶的劲，才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扒出刘婶的菜筐，双手护着。刘婶则拼命地往外拽着菜筐，扯出了一身汗，好在筐里的菜被麻绳绑紧，一片菜叶子都没挤掉。

刘婶抹着额头上的汗水，感激地望着老马笑了一下。说声：“老马！回头见！”赶紧挑着担子心急如火地往前冲。卖菜抢的是时间，晚一步，后悔都来不及。

老马靠在码头铁柱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目送着江堤的台阶上，黑压压的人群中刘婶弯腰挑着担子的背影，直到她在坝顶消失。

在江州的渡轮码头，上堤坝比清河镇那边要轻松得多，因为修了台阶。夏季时长江里的水不停地往上涨，下了渡轮上台阶，坝顶望上去不远，咬咬牙就到了。最难的是冬天，江水干涸，冰天雪地中，踏上台阶犹如爬天梯一样，江堤坝仰头望上去是又高又远。而脚下的台阶要不就是湿淋淋，要不就是滑溜溜的，肩上的担子也格外沉重。刘婶常常觉得菜筐子里装的不是菜，而是南山上大石头。（清河人习惯地将对面的庐山叫做南山）

只因刚才下渡轮时被意外的耽搁了一下，待刘婶往上爬台阶时，在她的眼前已经是数不清的一大堆菜筐，以及各种颜色和形状的臭鞋往上移动。刘婶累得满头大汗，也不敢停下脚步。阻碍后面人的

路事小，去菜市场晚了，不但找不到好的位置，早起买菜的顾客们也都走光了。

人和菜筐太多了，都转身不开，因此挑着重担的刘婶换不了肩，只有咬紧牙关，再加把劲儿往前见缝插脚的挤上去。才三十来岁的刘婶，爬到坝顶上时已经是腰酸背痛腿软了。

天渐渐地亮了。刘婶大口地喘着粗气，满脸通红，内衣都湿透了，被江边清凉的风吹拂着。刘婶不敢脱外套，担心感冒，只是解开领口的扣子，同时飞快地瞄了一眼附近的菜场。所谓菜场其实就是江堤坝边的人行道，路边摊。刘婶心仪的几个好位置，都被先到的菜农占住了。

刘婶没有停下来，甚至加快了脚步。平地挑着重担子，比爬坡轻松多了。菜筐好像也松了口气，轻快地在刘婶的身前身后，晃悠悠着你追我赶。刘婶快步穿过三条街，到了离烟水亭公园不远的老菜场，才放下肩上沉重的担子。

烟水亭又叫周瑜点将台，就在江州市中心甘棠湖中，与南边的南门湖紧挨着，中间只隔着一道堤。在古时候，甘棠湖是和长江连在一起的，相传三国时代的名将周瑜的水军，曾在甘棠湖中操练。

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曾荡舟甘棠湖中，眺望湖光山色。后来，白居易建亭湖中，取其《琵琶行》中的诗句“别时茫茫江浸月”，称“浸月亭”。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江州讲学时，见甘棠湖的形状如月亮，就在湖堤上另建一亭，取“山头水色薄笼烟”的诗句，名“烟水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亭皆毁。至明末，重建烟水亭于浸月亭旧址。

沿着甘棠湖的周边，是江州最繁华的街道。公园，电影院，大商场，酒店，小吃店，时装店，还有政府部门，大医院等等都集中在这一带。因此这个老菜场虽然离渡轮码头有点远，但菜价却比江边贵二成。且买菜的大多是赶时间的上班族，没时间讨价还价。

## 我若懂你,该有多好

江边的菜市场买菜的基本上都是退休老人,有的是时间。早起在江堤坝上散散步,伸伸懒腰再顺便买点菜,老人家买菜的时候跟挑女婿一样认真,耐心。刘婶性子急躁,也没时间跟老人们磨嘴皮子,自己的丈夫还在家等着她卖菜的钱买药吃。

刘婶在卖菜的路上,每上一级台阶和每喘一口粗气,以及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和泪水都记在心里。流黄汗,烂裤腰,好不容易将菜挑到菜市场,刘婶虽然不短斤少两,但是一口价。日聚月累,刘婶与老顾客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顾客不还价,刘婶也用心挑选时新的好菜卖。

卖完菜,天已经大亮。刘婶的扁担一头扛着叠在一起的空筐,抬脚就往家里赶,当然,少不了在轮渡上,抽空与船工老马说些知心的悄悄话。为省下一毛钱的轮渡票,刘婶是厚着脸皮与渡轮上的船工老马攀交情,将老马哄得心服口服后,刘婶再也没有买过渡轮票。虽说来回不过是二毛钱,经不住长年累月地每天来回跑,几毛钱也能积成大款。

再说,老马给刘婶轮渡票时,说票是公司免费发的,刘婶便心安理得地想:“公家有的是钱。船票不用作废,可惜了。”

那单身的老马忠厚老实,平时不惹是非,只因刘婶长得好看,加上被女人几句好听的话打动了心。老马长年在渡轮上被风吹被雨打,满脸风霜,其实他只比刘婶大几岁。老马手里的轮渡票有限,便常常自己掏腰包买,要不就帮着刘婶,趁着人多且天昏地暗的时候,混上渡船。还有就是轮渡公司,经常发棉线手套,老马的旧手套用烂了,还舍不得扔掉。就为了省下新手套进贡给刘婶,心里只盼着刘婶多看他一眼。

为了省下几毛钱渡轮票,刘婶不知对老马赔了多少笑脸。为了把菜多赚几分钱,刘婶拉下脸来与江州人吵架,被人骂难听的话。

刘婶在外头受了气,回家跟男人诉苦。刘卫国虽然长着一幅好

## 我若懂你,该有多好

相貌,性格却极其软弱,对妻子的委屈是有心无力,顶多安慰妻子几句好话。刘婶好话听得多了,不顶用,只好将委屈憋在心里,懒得跟丈夫说了。

刘卫国常常暗恨自己无能,又是有病的人,在家郁闷,想不开的时候就喝便宜的劣质酒,糟蹋自己的身体。

刘婶自从将菜担子放在肩上,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地卖菜。就这样辛辛苦苦的一分一毛的赚钱,卖菜的钱和地里微薄的收入,都送去药店换回中药,熬成药汤后,被丈夫皱着眉头,捏着鼻子喝下去。

有时候,刘婶在江州城里卖完菜,就将菜筐寄存在熟人处,搭公交车去看望姐姐。

刘婶的姐姐叫邢桂英,年轻的时候长得比妹子还要好看,人又风流,又会唱采茶歌,如愿以偿地嫁给了江州人。邢桂英的丈夫霍建军比妻子大十多岁,人长得很瘦小,五官也生得细小,在江州妇幼保健院做清洁工。

当初刘婶第一次看到霍建军时,有点儿看不起这个小男人。跟姐姐开玩笑地说:“把姐夫一边一个的放在菜筐里,我能从临江路开始,不换肩的一路挑到县城。”

邢桂英听了心里不高兴,当下拉长脸生气地对妹子说:“呸!小个子又怎么样?长得丑又怎么样?只要男人心疼我,让我过上好日子就行!再说他还有城市户口!一个人拿工资,就能养活全家人。乡下的农民两个硬劳动力,辛辛苦苦的一年干到头,搞不好还超支。再说吧,农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防暑降温费,没有烤火费,没有劳保物资。城市里还有子女接班的政策,有临时工转正的政策。”

如今不知有多少乡下人,削尖脑袋的钻天拱洞地想要做城里人。看看你自己吧,当初你就是不听我劝,生死要嫁那个长得好看的乡下男人,能当饭吃不?长年累月的十病九痛,肩不能挑,背不能驮,